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刊已遵令呈請登記

# 世界論壇

第一卷 第九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廿六日

每星期日出版

零售：每册五分

預定：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郵費在內國外全年加郵

費二元郵票代價以一分五分者爲限

編譯發行者：世界論壇社

社址：北平石驢馬大街九十八號電話三一四

總售處：北平西單商場朝風書店

## 歷史哲學的對象

日本松下正夫著 本年八月號『唯物論研究』雜誌。

溫健公譯

關於歷史哲學，國人近來似已頗爲注意。本文爲『日本唯物論研究會』選登的『哲學徵文』，原文載本年八月號『唯物論研究』雜誌中。內容雖不見得很精粹，然而，當作歷史哲學研究者的一種參考，却還不無小補。爰譯之如次。

譯者

### 一 前言

『馬克思使哲學的唯物論加深與發展以至最後的完成。他把自然的知識，擴大到人類社會上。馬克思的史的唯物論是人類思維之最大的成果。』

如伊里奇最簡潔最正確地說的一樣，史的唯物論是關於人類社會之普遍法則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唯物辯証法之擴

### 目錄

歷史哲學的對象	溫健公
凡爾賽條約底十五週年	張曉梅
荷屬東印度羣島的現狀	李洵甄
有開婦女的職業問題	韓歸禽
今日的軍火貿易競爭	胡廣年
二次戰爭——歐洲或亞洲？	劉馬



張於特殊的領域——社會。因之，史的唯物論的對象是社會，這是不用說的。問題是在；只有史的唯物論才能最正確最深刻地研究社會這個對象。

現在，我想做照拉里柴維奇編輯的『史的唯物論』，把這個問題，分爲『社會和自然』、『社會的歷史性』這二方面來研究。——讓我說一說：在以社會爲對象時，能夠最正確最深刻地研究牠的，只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陣營；同時，讓我說一說：現代布爾喬亞學者和修正主義者是怎樣展開他們的『堂皇』的哲學；他們的出發點是什麼？

## 二 社會和自然

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在說明社會現象時，不可避免地陷於觀念論的泥坑。當時，一方面，因爲近代普羅勒達里亞的階級意識尙『未發達』；他方面，因爲自然科學的發展，還祇限於力學的領域。因此，各個哲學者，雖然能夠把斯賓諾莎的『自己原因』提高至『自己運動』，看出巴開萊的『不可知論』是『發瘋的鋼琴』，正確地認識意識的發生；然而，在社會和歷史之前還完全囿於市民的幻想。實際上，『法國唯物論者，在自然觀方面是唯物論者，而在社會觀歷史觀方面是觀念論者。他們不能把握民衆活動的條件和意義。不能理解對象起作用，改變着對象的活動意義。因此，他們是『說明』世界的哲學者，不曉得把他們的理論和民衆之一定的活動連結起來，不曉得把他們的理論附屬於民衆之一定的活動。簡單地說，他們還沒有達到唯物史觀。』

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者，不能理解社會之歷史的發展，結果，忽視社會的合法則性，不能實行理論和實踐的統一。

在忽視社會的合法則性這點上，那從『生理學的法則』去說明社會發展的布爾喬亞學者，正是和形而上學唯物論者的見解相吻合。

十八世紀末，英國資本主義已經發達了。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裏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時，很明晰地描寫過的。以伴隨着資本的積蓄而發生的相對過剩人口爲理由，說『如不加以限制，人口是幾何級數地增加的，而生活資料只是算術級數地增加的』的馬爾塞斯，正可以說是布爾喬亞理論的代辯者。據他說，一切生物都比生產手段的增大更急速成長，因之，生物的一部分，必然要被奪去生產手段，這在人類の場合，特別表現得厲害。過剩人口，非由飢饉和戰禍去清算不可。對這位在政治上非常反動的馬爾塞斯，馬克思曾說：『勞動人口，一方面，產出資本的積蓄，同時，他方面，日益產出使他們本身相對過剩的手段。這是資本制生產方法獨特的人口法則。而實際上，無論任何特殊歷史的生產方法，都具有與之適應的特殊的人口法則；所謂抽象的人口法則，只有在不受人類干涉的動植物中才有。』

馬爾塞斯混同了生物學的法則和社會的合法則性，抹殺了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和內在矛盾。而爲了拯救馬爾塞斯的『無能』，說『猶如社會的某些階層，生活資料雖如山積，然而，同時，還有許多失業的勞動者一樣，即在沒有失業的時候，生活程度，也有昇降，』玩弄這種詭辯，說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的動因』是『人口過剩』的矢內原忠雄氏，更比馬爾塞斯要荒唐！

和馬爾塞斯一樣的，有社會學的『達爾文主義者。』他們把資本主義的競爭解釋爲『生存競爭』。這在馬克思給枯

格爾曼的信裏，已經就蘭格氏說過了。從這種觀點出發，人們很容易變成戰爭之理論的代辯者。『只要生存上有競爭，集團間便常常有戰爭，戰爭。是人類生存上之必然的現象。』（海野幸德氏，）

在『生存競爭』的招牌之下，想正當化資本主義的布爾喬亞學者，又使用遺傳說。

在蘇聯，生物學者菲力普遜可便是這一學派的領袖。他主張：能夠研究科學的是在遺傳上具有這個能力的知識份子。這種見解，不待說，是妨害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的代辯。實際上，人類對於完成某種社會機能之適應性或非適應性，很明顯的，並不是依存於他們之生物學的遺傳，而是依存於他們的社會地位。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動者農民，雖然不適於把握科學，但在社會主義之下，情形正與此相反。

莫洛托夫在『第一次五年計畫之完成』的報告裏，說資本主義的一般情勢時，曾指出犯罪的顯著增加為資本主義腐敗和頹廢的適例。而布爾喬亞學者竟運用遺傳說，好像犯罪是天生成的。『現在我們所見的貧民，幾乎全部都是具有不適於現今繁雜而困難的社會生活之素質的。生存競爭的劣敗者，縱令不是全部，最少，大多數是具有遺傳上易成劣敗者的素質，我們不能否認這和犯罪有關係。』（寺田精一氏，『犯罪心理學』九七頁）

把社會當作有機體看的斯賓塞是太有名的了。而修正主義者波格達諾夫的『社會「能」論』也是我們所熟知的。

把生物學的法則照原樣的應用在社會上是錯誤的。——最好的例子是理學博士小泉丹氏的『進化學的戰爭論』（『中央公論』去年十二月號）。戰爭是社會現象。只有普羅勒

達里亞的社會科學才能明確地答覆，戰爭是永久不滅的東西，還是只從民族的道德衝突發生的。『從生物學的見地研究戰爭的本質』的小泉氏和從『生存競爭』出發的海野氏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和考茨基的『蟻的革命』一樣是胡說八道！

我們應該怎樣研究生物學的法則和社會的合法則性呢？我們應該怎樣研究其相互關聯呢？

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和培根說的一樣，人類是自然之子。可是，人類是自然之特殊的部分。問題正在這特殊性中的確，人類是從動物的世界發生的。可是，人類在本質上和動物不同。人類從動物的世界發生，而完全在具有新質的高度合法則性之下。人類之中，並不缺少生物學的契機。馬克思主義一點也不想否定這點，排除這點。可是，我們不要忘記的是：人類把這生物學的契機，『奧伏赫變』在社會的合法則性中。生物學的契機，提高至社會的契機，而變成社會契機的從屬契機。（Unterwerfendes Moment.）

不用說，生產力是社會的現象。只有從社會的觀點才能理解，才能把握牠。各個機械，猶如人類具有生物學的屬性一樣，具有物理學的力學的屬性。可是，這種機械的屬性只是說明機械是物理學的東西，並沒有說明牠是生產力。因為，機械，實際上是自然科學的範疇，同時是社會科學的範疇，因此，雖然同是作物理學的範疇的機械，但在暗示着人類光輝的未來的蘇聯，和腐朽頹廢着的資本主義社會裏，性質完全不同。這是大家已經知道的事實。

正如作生產力的機械一樣，作社會存在的人類，是在揚棄生物學世界的新的合法則性之下。那末，其基本出發點是

什麼呢？

馬克思說，「一切人類歷史之最初的前提，不待說，是人類之個人的生存。這些個人之和動物不同的最初的歷史行動，並不是他們會思維，而是他們之開始生產他們的生活資料。」達爾文主義雖然舉出「自然淘汰」來做動植物的基本發展法則，然而，在靠人爲的工具，獲得自己的生存手段，以延長自己的肉體機能的人類中，牠完全沒有看見什麼法則。馬克思更說，「人類爲了占有自然資源以供養自己的生活，會運轉屬於他們自己的自然力——手，腳，頭，腕。由於這種運動，他對他自身外部的自然起作用，使之變化，同時，使他自己也變化。」人類，自己變化自己。然而，這是生產工具變化的結果。這，便是人類和其他一切動物不同的契機。的確，「勞動工具的使用和製造，在某種動物中，雖然可以說已經萌芽，然而，這是人類特有的勞動行程之特徵。因此，富蘭克林說人類是「製造工具的動物」。要認識已經滅亡的動物的身體組織，知道其遺骨的構造是重要的；同樣，知道勞動工具的遺物，是判斷已往社會經濟形態的重要手段。區別經濟上各時代的，並不是製造了什麼東西，而是用什麼勞動工具怎樣製造。勞動工具，並不光是人類勞動力發達的分度器，同時是進行勞動的社會情形的指標。」

人類是生產「勞動工具」的動物。一切問題都是在這裏。猴子會使用小石和棍棒；小鳥會築巢。然而，人類不獨會運用工具，而且會創造工具。由於這種創造，人類，不可避免地變成社會的動物。因爲，這種創造，並不是孤立的個人，也並不是魯濱孫那樣創造，而是當作社會人而創造的。「在生產上，人類並不是光對自然發生關係。他們只有在一定

的方法上，共同勞動，交互交換他們的活動才能生產。因爲要生產，所以他們交互跑進一定的連絡和關係中，而且，只有在這些社會的連絡和關係中，他們對自然的關係才能成立，才能進行生產。」

在勞動行程中，完成了人類之間的一切交涉——言語創造出來了，思維發展了。沒有這種思維，勞動不能有更高度的發展。動物的活動是本能的，而人類的活動是意識的。實際上，「蜘蛛進行着和機械工類似的工作。蜜蜂在構造牠們的蜂巢時，使建築師都要失色。可是，雖是最壞的建築師也具備着最好的蜜蜂所不能及的本來的特色。這便是在用蜜蜂建築窠房以前，先在頭腦裏建築牠。因此，勞動行程的最後所得到的結果，是在開始勞動以前已經存在於勞動者的頭腦裏，換言之，已經存在於觀念上。」

在生物學上，達爾文主義是對的。但是，如果把達爾文主義直接搬到社會科學的領域來，或秘密搬到社會科學的領域來，却是錯誤的。馬克思主義並不否認達爾文主義，並不排斥達爾文主義。然而絕對反對直接把達爾文主義搬到社會科學領域來，或是偷運到社會科學領域來。

達爾文主義，最多只能說明動物的發展。可是，馬克思主義是最正確地最深刻地說明社會發展的。誠如恩格斯在馬克思送葬辭中說的一樣，「猶如達爾文之發現有機界的進化法則一樣，馬克思發現了社會的進化法則。」

社會的特殊性，表現於對自然界，即對地理環境之特殊關係中。布爾喬亞學者中，有許多都是站在社會的發展，由地理環境決定的這種地理唯物論的觀點上。

這種唯物論是在社會之外找社會發展的史的原因，和上

面說的生物學主義一點也沒有不同。兩者都是以社會的合法則性替代自然的合法則性，而作反動政治方針的基礎。

在「俄國史教程」中，克里切夫斯基說俄國的專制政治，是因為地理的特殊性——用單一的權力統一巨大的領土這個緣故發生的。這種影響及於托洛斯基，直接用自然條件說明蘇聯經濟技術的落後，而發生主張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妨害者。看吧！十月革命和其後的發展，不足明示着在同一自然條件之下，消滅着專制政治嗎？

日本的布爾喬亞史家，極端主張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依存於地理環境的特殊性。——土地狹小，原料資源缺乏。一九二七年，反駁當時的小布爾帝國主義論者高橋龜吉氏時，野呂榮太郎氏曾說，

「不能在資本主義的自己運動過程上，把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必然性當作對立物的鬥爭而認識的高橋氏，由於把「日本資本主義的末路」之原因——原料和食糧之缺乏與人口之過剩只歸之於地理條件和人種條件而辯護沒落着的布爾喬亞。因為日本特殊的自然條件，而原料和食糧的問題特別嚴重，這雖是事實；然而，這只有通過集約的小規模農業和一開始即採用比較高度的生產方法之近代工業間的不均衡之加速激化，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關於「孤立」於東亞的日本在「世界史上」所具有的意義的史的過程，布爾喬亞史家，最充分暴露出他們的正體。不是完全守沈默，便只是暴露他們的無能。——後者，我們可以舉西村真次氏為例。「日本，因為位於東亞，遠離大陸，所以，在很長久的期間，無論在人種方面和在文化方面都似乎有離世界孤立的傾向。但因文明進步的結果，現在，已

經失去這種特性了。」（「日本文化概論」五〇頁）西村氏只是用「文明進步」四個字把牠解決了。這在希望把「資本主義」解消為「文明進步」的西村氏看來，那是當然的。問題並不是用一句抽象的空話可以解決，而是要在具體分析和把握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推移，至世界資本主義的歷史才能解決的。

如果如地理唯物論一樣，社會發展是由自然環境決定的，那末，會變成社會發展的事實並不是為我們所左右，反為使我們陷入宿命論的見地去。相反的，我們自行變更自然。並不是被動地，而是能動地！自然是必須的條件，沒有自然，人類便不能存在，這是不用說的。然而，我們不能忘記，自然和社會聯繫的性質是依存於社會本身的發展階段的。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人類「展開潛眠於自然中的各種能力，把那些能力放在他們的支配之下。」人類向自然強求，沒有牠，自然便要停止創造作用的東西。蘇聯的勸勞大眾利用水力，在窩爾夫河和多納普爾河建立水力發電所建設部，乃是要求自然如人類所要求的那樣起作用！

### 三 社會的歷史性

和那些把社會人的歷史活動附隨於自然法則的形而上學唯物論者不同，馬克思，恩格斯，伊里奇再三申說，人類自行創造自己的歷史。

觀念論者雖然也說人類創造歷史，然而，他們固執「主體的要因」，否定社會發展的合法則性。

例如俄國民粹派米哈洛夫斯基便是。在自稱為「社會學上的主觀派」的他看來，社會發展是由「批判地思維的個人」

創造的。因此，這種個人的理想，是歷史過程的基本推動力。因此，伊里奇說，「這位社會學者感覺與味的是滿足人類本性的社會。像根據少數人支配多數人的那種不適於人類本性的現象的社會形態，他是完全不感興趣的。」

關於俄國社會之史的發展的命運，米哈洛夫斯基只是空想怎樣的未來是最善的，完全不能規定現實的社會，向着什麼方向發展。因此，如伊里奇說的一樣，民粹派雖然玩弄社會主義的辭句，而實際上，是小布爾喬進主義者，在資本主義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裝，轉化為資本主義的擁護者。

「從來的社會主義者，爲了建立他們的理論基礎，以爲只要顯示出現代政治制度下的各種弱點，表示出各取所需的社會組織的優越，指出這種社會組織和「人類的本性」，理智的道德生活概念相適合，便夠了；可是馬克思並不能滿意這種社會主義。這，便是馬克思的新發現。……他並不滿意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及其流裔主觀社會學者所謂只有社會主義的組織，適於人類的本性這種斷定。他由「客觀地」分析資本主義社會，証明了資本主義轉化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必然性」。」（伊里奇）因此，民粹派的錯誤，並不是在他們固執「主觀的要因」，而是因爲他們不能具體地歷史地分析「客觀的要因」。如果他們能夠理解「助長普羅勒達里亞的階級自覺之發達，組織與結合普羅勒達里亞以變革現代社會」，那末，在政治上，他們也許不致露出他們的醜態。

真理常常是具體的。生物學主義和把社會還元於自然的學說，因爲不從具體分析社會和歷史出發，所以抹殺去社會發展階段的特性。反之，馬克思主義不研究一般社會，而在

歷史發展和相互推移中具體把握社會經濟機構。「各個人在其中進行生產的社會關係，即社會的生產關係，隨着物質的生產手段，因之隨着生產力的變動與發展而變化。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關係或社會，而且，實際上，構成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構成具有特殊性質的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這種生產關係的總和，而同時是表示人類史上各種特定發展階段的東西。」（馬克思）

史的唯物論中的社會經濟機構的概念，引進歷史主義。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機構的馬克思資本論裏，如納契奇娜女士所正確指示的一樣，可以找到歷史主義的好模範。歪曲歷史主義，必然會招致歷史的現代化。請看看馬克思，伊里奇所批判的「羅馬史」的著者門贊把「大不列顛帝國和大羅馬帝國」混在一塊的軌跡吧！把兩種不同的發展階段平而地比較，而模糊其歷史的特徵是現代布爾喬亞所最得意的傑作。例如，「世界史潮概觀」的著者坂口昂氏，便是在羅馬時代找尋資本主義經濟！

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能夠把社會當作某種統一的全體而把握，正是史的唯物論優於其他一切史觀的地方。

布爾喬亞社會學，把社會現象分解爲部分加以研究之後，把全體視爲部分之單純的總和。這裏便發生所謂「要因說」。「對於拿破崙時代，法國爲什麼要進行征戰爭這個問題，要因說」的信徒，說這是因爲當時的法國爲榮譽和征服的觀念，即拿破崙所擴大的觀念這一要因支配着。爲什麼在各資本主義國家，有許多失業的「過剩」人口，他們說，這是因爲勞動者急激增加和生物學的人口增加。……這只是以確認眼見的各個屬性爲滿足的見解。把屬性解爲互相獨立

的物。這是各種事物的屬性之不變性和同一性，把這些事物視為這些屬性之各種不同的外在組合。」

比「要因說」更要糊塗得多的，是現代布爾喬亞社會學者關於「社會」的定義。「社會是具有多數人的相互關係的集團」(河合榮治郎氏「社會政策原理」四八頁)「廣義的社會是相互間具有意志關係的複數的意志物。狹義的社會是複數的意志物間的意志關係。」(杉森孝次郎氏「社會學」一四頁)這些完全是純粹的形式主義，完全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欺瞞。可是，我們不是在「轉形期經濟學」裏的布哈林，和「唯物辯証法讀本」裏的大森義太郎氏的見解裏，可以看見修正主義者的這種傾向嗎？

馬克思，在「經濟學批判」的序文裏，恩格斯，在馬克思的送葬辭裏，已經完全地展開了史的唯物論(歷史哲學)的根本法則。——史的唯物論，不光是說明一定社會經濟機構，而且指示出向更高度的階段去的必然性，主張實現這種必然性的意識的行動。在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裏，人類還不能意識社會的合法則性。資本主義社會，也要在其胎內產生出資本主義的「繼承者」普羅勒達里亞以後，才能意識社會的合法則性。這種合法則性的認識，正是使歷史在人類的面前，不是作盲目的自發的東西的動力。因此，普羅勒達里亞，能夠踏入強有力的實踐中。「在我們還不能認識與處置社會地發生作用的力時，那些力，完全和自然力一樣，盲目地強制地破壞地起作用。可是，我們一認識這些力，一理解這些力的活動，方向，和結果時，我們便可以漸次使這些力服從我們的意志，由之以達到我們的目的。關於現代巨大的生產力，特別是這樣。在我們頑固地拒絕理解這個生產力的

本性和特性時，……這個生產力，不管我們如何努力，而反乎我們的意志行動。可是，我們一理解牠的性質時，那末，在協同生產者的手裏，牠便可以從支配我們的惡魔，轉化為順從的奴僕。……因此，隨着我們理解現今生產力的真性，我們可以把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轉變為根據全社會和每個人的需要的一定計畫而進行的社會生產。」(恩格斯)

伊里奇曾指出史的唯物論的特徵說：「過去的歷史理論，第一，頂多只能研究人類歷史行動的觀念動機，不探求這些動機為什麼產生，不追求社會關係體制的客觀發展法則，忽視這些關係的根基和物質生產的發展階段。第二，過去的歷史理論完全放棄了人民大眾的行動。對於這，只有史的唯物論才能以自然史的精密性研究大眾社會生活的條件，和這些條件的變化。」

舊唯物論把觀念的動機視為歷史發展的最後原因。史的唯物論不把這個動機視為最後原因，而指出隱藏在其背後的東西。

馬克斯主義是實踐的唯物論。並不是只解釋現存社會制度的。日本普羅勒達里亞，並不光是說明日本帝國主義崩潰的必然性，同時，要求實現這種必然性的果敢行動。因此，和法國唯物論(十八世紀的)的觀照唯物論(非實踐的唯物論)不同。要現實地行動，非批判地理解與學習過去革命期中的行動性質不可！

當作科學研究歷史的方法的史的唯物論之這種優越性，現在正在日本新進史家研究日本歷史——古代，封建明治維新，資本主義發展之史的分析與研討中，明示着。

# 凡爾賽條約底十五週年

Louis 魯伊斯著  
張曉梅譯

本文載瑞士巴塞爾的政治經濟週刊第三十九期。(七月五號出版。)著者為歐洲知名的政論家，對外交問題頗有深刻研究。本文闡明凡爾賽條約現在究竟還有什麼作用。見解是比較地精闢的。

譯者

六月二十八日是簽訂凡爾賽條約的十五週年。

德國法西斯蒂獨裁政權用他們自己的方式，紀念德帝國主義底這個悲悼日。希特勒以「國民合作」的名義，「同僚」的態度與「軍事紀律」的精神，殺戮了他的同志與衝鋒隊的同伴。以他的這種功績為小代價，國防軍底將軍們與興登堡派，也寬大地允許他——義俠是最高尚的兒子的道德呵——殺戮雪萊其將軍及其妻室。巴本也被拘捕了半點鐘，他只得允諾把他最親信的密友逮捕，其中有一人居然「自殺了」。

柏林與慕尼克事變閃電似地照耀到德國法西斯蒂獨裁政權之危機底深處。牠照耀出整個法西斯蒂專政底整個危機。上層底危機已經到來。問題只是，羣衆底激怒——轉變為羣衆行動——是否能伸入這一裂痕中而把牠炸碎。獨占性的大資產階級堅決地拋棄了小資產階級，農民與貧民羣衆，牠再不能夠把牠們繼續作為羣衆基礎了，他企圖依賴着國防軍底槍刺，恐怖隊底強盜，警察與官僚來改造牠的法西斯蒂獨裁。這種能夠保持法西斯蒂獨裁的力量是一種社會上比較穩當但

非常狹小的基礎。德國法西斯蒂獨裁政權底危機——牠是社會的經濟的與外交政策的危機底一種暗影，是羣衆革命高漲底暗影——給與全歐洲法西斯蒂底進取行動一種嚴重打擊，牠不但在德國而且在全歐洲激起勞動大衆底反法西斯蒂的鬥爭。

關於德國事變在外交政策上的影響，希特勒必然企圖着，拿衝鋒軍底分裂向英帝國主義前表功，誇耀自己使法西斯蒂獨裁「正常化」的努力，並借着呂姆，漢奈司與恩斯特等輩底頭顱哀求任何讓步。這種企圖是否能夠成功，還是一個大疑問。直到現在希特勒執行了大地主與大資產階級中最反動的極端狹義的愛國主義的與帝國主義的份子底狄克推多，衝鋒軍底清洗更露骨地將法西斯蒂獨裁底這種性質揭露出來。

「在英國與美國——巴黎回聲報這樣寫着——將會宣佈，希特勒統治已走入正軌，那麼應該在擴軍問題上對之讓步以便促進這種趨向。人們或者會以「衝鋒軍已被擊碎」為論證來反對法國的提案。但是我們認為，就



是國權黨的德國亦還比希特勒底德國冷靜些，有理性些，牠至多只引起不信任而已。國防軍底將軍們！官僚，地主與大工業家在國家中將要獲得牠們的舊地位，在這種演化底結果上將會看到荷享曹倫王族底形影。這種國權黨的德國回來了。」

法國總參謀部機關報「巴黎回聲」就這樣寫着。德國財政資本以希特勒為牠的狄克推多底偶像，至于把牠利用至甚麼時候，這並不是重要問題。法西斯蒂獨裁政權底危機使德國底外交形勢更加困難，這種深刻的內在危機使法西斯蒂獨裁政權底外交政策更趨于冒險。

凡爾賽條約已十五年。我們已經看到凡爾賽條約本身最深刻的危機。凡爾賽條約所依據的帝國主義列強間的力量對比已根本變動了。帝國主義的聯合會達到戰勝德國的目的。但是這種聯合在凡爾賽時便已破裂了。英美拒絕與法國訂立保障凡爾賽條約的軍事同盟。美國拒絕加入國聯。英國除了德法邊界與德比邊界問題外，同樣地拒絕擔負保證凡爾賽條約的任何義務。意大利現在反對凡爾賽式的分割世界，意欲在適于意帝國主義底利益下從新分割。

那麼，凡爾賽條約的十五年後還遺留下些甚麼？德國與其他戰敗國已停止交付賠款。凡爾賽條約關於戰敗國軍備限制的決定老早因為實際的發展而失其意義了。德國，匈牙利，保加利亞，甚至于奧國都在擴張軍備。凡爾賽條約只餘剩下邊疆底規定這一點。但是現在爭執這種邊疆規定的鬥爭，已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了。

第二國際數年來即已散佈那種幻想，說在國聯底輔助下能夠以和平方式修正凡爾賽對於邊疆的規定。但是法外長在

普拉格，布加勒斯脫與柏格拉德的遊歷中叫出了「修正便是戰爭」的口號。貝奈士，蒂杜萊斯庫與葉夫提士堅決地提出了這個建議，巴爾都以法帝國主義底名義證實了此建議。

意大利的布洛克曾舉行兩次示威，作為對於鞏固小協約國及鞏固小協約國與法國之關係的回答：匈牙利政府舉行示威運動反對巴爾都到布加勒斯特的訪問，匈牙利國會內「莊嚴地」抗議巴爾都的演說。匈牙利資產階級各政黨都聲明準備為恢復匈牙利舊國界與修正現在的國界而鬥爭，自然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也搖着尾巴參與匈牙利的狹義愛國主義底這一病狂行動。在外交政策上匈牙利社會民主黨是與侯爾蒂及貢比司站在同一條戰綫的。

匈牙利各政黨底代表們曾努力地找求科學的論證，證明特爾西爾瓦尼亞從未有屬於羅馬尼亞，是永遠屬於匈牙利的。毫無懷疑的是，現在的特爾西爾瓦尼亞只有很少的匈牙利人，而最大部份是羅馬尼亞人。至于匈牙利人從前在特爾西爾瓦尼亞是否占過大多數，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安心地讓給歷史家去考據。但是歷史告訴我們，匈牙利大地主十三世紀與十四世紀時代在血腥的階級戰爭中將牠們同民族的農奴剷除淨盡，而把無所求的羅馬尼亞族的奴隸遷到那兒去。如果羅馬尼亞人現在在特爾西爾瓦尼亞占大多數，那麼這是匈牙利統治階級底「功績」，是牠們在彼處血洗匈牙利農奴暴動的結果。

但是關於這一簡單的歷史事實，匈牙利國會內從未談及。牠們却瘋狂地擴大反對「瓦拉和民族」的煽動（匈牙利的狹義愛國主義不承認羅馬尼亞族，只承認瓦拉和族）；但是匈牙利地主資產階級底代表們又忘記了一次，一九一九年時

牠們曾鄭重地請求「瓦拉和」的軍隊到布達佩斯特與匈牙利工農蘇維埃政府宣戰，並舉行盛大的歡迎。反對工農政府時，瓦拉和的軍隊在匈牙利心目中便成爲好人了。匈牙利的歷史明顯地指證出，統治階級如何爲了自己的階級利益而經常出賣民族利益了。

布達佩斯特的示威，立時由慕索里尼對於杜拉曹港口的蠻舉來補充了。事先並未得到阿爾巴尼亞政府的同意，意國第一艦隊一直駛入杜拉曹港口，而正是在巴爾都到達南斯拉夫的那一天。

這種欺壓弱小國家的可惡的示威，除了給與曹谷政府一種恐懼之外，還有更進一步的目的。

慕索里尼已經將阿爾巴尼亞變爲意大利底一種屬國。向南斯拉夫表示好感的諾里政府被驅逐掉時，意帝國主義幫助着曹谷爲阿爾巴尼亞國王。意大利的資本在阿爾巴尼亞佔着了一切領導地位——在阿爾巴尼亞發現了，油田——而曹谷只是羅馬的工具。牠每年從意國領取一千萬利耳（意幣名——譯者）的補助費。意大利在阿爾巴尼亞統治的意義是，企圖在戰爭場合中把阿德里亞海變爲意大利的領海。牠對於意大利是一重要的地位。

## 荷屬東印度羣島的現狀

此文是譯自德文政治經濟評論中的一篇通信，敘述東印度羣島在世界經濟恐慌期中，如何被荷蘭帝國主義加緊宰割，以及在未來的太平洋大戰中所處的地位。

東印度羣島政治與經濟形勢已處在崩潰中。一九三〇年的經常預算約爲五億二千五百萬「古爾盾」（荷蘭幣名——

近數月來，意大利在阿爾巴尼亞的統治却動搖了。法國與南斯拉夫對於意大利地位底動搖用了幾許力量？外人很難肯定。事實是，慕索里尼已停付對於曹谷的津貼，並在杜拉曹港口舉行艦隊底示威。同時意大利艦隊底這一行動也是向着法國與南斯拉夫示威，這也是事實。慕索里尼的這種示威，表明：雖然有巴爾幹公約，雖然有巴爾都在各都城的訪問，但意國還是不放棄對於巴爾幹的侵略的。

與凡爾賽和約底危機並行着，華盛頓協定底危機也擴大了，這絕不是偶然的事。英美日在倫敦舉行了海軍會議的準備會議。會談還未完全正式進行，而牠的危機已經臨頭了。日本意欲與英美底海軍平等，美國堅決拒絕。此外與華盛頓海軍協定相聯系的有九國公約，但這一公約已由日本對於滿洲的佔領而撕碎了。日本重復拒絕討論太平洋岸的政治問題。相反地，日本由于瞭然的理田，向美國建議，訂立不侵犯條約，以便與蘇聯戰爭時，鞏固牠這一方面的側面。但是美國也拒絕了日本底這一要求。隨着凡爾賽條約底危機而華盛頓協定底危機，也尖銳化了。而這兩種條約正是第一次大戰後分割現世界的基柱。這二條基柱已崩潰了。新的大戰已密切地迎向我們。

完

李洵甄譯

譯者)，現在都被縮到三億「古爾盾」光景了。要完成這個預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達到這個目的之最簡單的道路自然是更野蠻地剝削殖民地奴隸底可憐的收入。還有許多資本主義的殖民地能夠繼續工作，因為農業工人爲着每天五分至十分錢的工資便肯出賣他們的勞動力，在許多農村裏農民每日預算甚至不到二分五厘錢，這個數目乃是前任東印度羣島內政部長社會民主黨人穆稜非得所報告的。大衆的購買力被毀壞了。在爪哇以外諸島嶼中的諸多村莊裏農作品的交換在土人中間重新通行起來，因爲錢太稀少了。因此國家的收入亦爲退縮。于是便創制了用實物或用勞動力的形式完納賦稅的法規。東印度羣島目前就這樣地用一種強迫勞動的方法以致富。

私人企業之受經濟恐慌的打擊並不下于國營企業。因爲許多企業停頓與及羣衆購買力衰弱的結果輸入比較往常幾乎降落了百分之五十。爪哇和蘇門答臘的許多電車公司都關閉了。亞皆電車 (Cjeh=Strassenbahn) 多半爲着軍事上的作用尙在開行中。甚至于有許多鐵路線都不被拋棄了。一百八十八個製糖廠中只有五十三處還在工作着。就在歐洲的僱員中失業的數量也驚人地增長着，但關於此事精確的數目政府從未統計過。

這個國度一般的政治狀況愈發趨于革命的途徑。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及其國際政策底偉大成功與夫經濟危機底增長加強了羣衆中的革命潮流，認爲只有推翻荷蘭帝國主義的統治是唯一的出路。

政府的設施——降低工資，大批開除工人剷除罷工，頒佈統制新聞和禁止集會的新法令，要求公務員宣誓盡忠

政府等等——，這種種設施完全爲國家主義者的領袖們所支持。雖然實行了這些殘酷的法規，但情形却愈趨嚴重。官廳也承認，「蔡芬省」(Zeven Provincien) 的暴動並不是個別存在的事變。就在軍隊中也發生廣大的騷亂。蘇門答臘的許多地方都有秘密集會。西部沿海地帶于一月之中舉行了二千多次以上的集會。這些集會大抵具有強烈的反荷蘭的性質。所以在那一帶地方便加強了軍事的戰鬥力和護照制度。

在爪哇發現了蔡里本 (Tschetbon) 農民反政府的一種廣大的叛變。官廳不遺餘力地壓迫這種叛亂。在三寶壟毛蔡里本鐵路線的工人中間同樣支配着普遍不安的情狀。他們中的許多人拒絕退出他們的工會。約有四十名鐵路工人被辭退了，如果不是改良主義者的領袖們幫助企業者的話，罷工早就爆發了。在公務員、教師等人中間因爲薪金不斷縮減而惹起的普遍不安的情狀同樣地愈趨強烈。但是現在却正式宣佈了：只要些微反對「恐慌期中的法規」就得受立刻解職，甚至于受監禁的處罰。在目前的經濟狀況中這種法規愈加使經濟恐慌迅速地轉變成政治的危機。

荷蘭帝國主義者的國際政治很與一般的國際狀況有關。他們遊離于各大強國之間。目前他們雖則公開地站在法帝國主義這方面，但絕未忘記也同其他列強頻送秋波。他們對於美國的態度一時尙未明顯。荷蘭也同樣參加英國在新嘉坡所召集的海軍會議。法國和英國的戰艦不久以前曾到爪哇訪問過。現在對於荷蘭帝國主義者最複雜的問題則是正確地規定對日的關係。日本帝國主義也完全將東印度羣島變成了牠的傾銷政策的一個區域，尤其在紡織品方面。荷蘭的紡織工業被摧殘了，因爲牠那最主要的市場——東印度羣島全都被日

本所佔領。在最近期間日本的派船，商店，企業等項的數目就在東印度羣島最遙遠的部分也繼續增長着。

日本再也不隱藏在太平洋大戰的場合中牠對於東印度羣島的目標了。松岡公開發言，日本在戰爭中自然要佔領博爾尼阿的巴里克拍南油田 (Ulfelder von Balikpapan auf Bor-neo)。實際上這還是一種膽怯的宣言，因為人們不常忘却，整個馬來羣島在田中奏章中構成生命線之一。日本的其他黨派却提議——雖則不是直接的——現在就把東印度羣島變成滿洲，因為這個步趨遲早總得實行的。荷蘭的拉樓將軍 (Lalou) 也聲言，在戰爭期中不但日本要佔領東印度羣島及其豐富的生活品和煤油，即美國也要實行這個步趨。荷蘭帝國主義者現在狂熱地一方面增進對法的關係，另一方面增進對英的關係。同時對日問題也不得不作一任何的規定了。日荷商務會議要在今年五月中或六月初在巴達維亞舉行。

現在却突然間傳來荷蘭國務總理兼殖民部長柯靈 (Colijn) 要于五月到東印度羣島旅行的消息。據他的表示，他的

旅行的目的向最近平衡預算的措施以及在商務政策中的新路線有關。

一個國務總理和殖民部長將要訪問東印度羣島，這在荷蘭還是第一次。使柯靈不得不親自到殖民地去的，必得是一點子很嚴重的事，因為荷蘭在現在的情況之下不是這樣容易讓牠的國務總理出行的。至于這位殖民部長預先有了怎樣一種新的商業政策，尚無人知道。但日本因為牠在東印度羣島的利益問題，對荷蘭施行一種更嚴重的壓迫，則是顯然的事實。日本要求在東印度羣島獲取更多的商業自由。如果這個異常的願望不能被滿足呢，那就有發生更嚴重事變的可能性了，日本自然不會因為有所顧忌而就不立刻將東印度羣島變成滿洲的地位的。無疑這便是強迫柯靈親赴東印度羣島的首都巴達維亞的問題了。

除了全世界勞働大衆奮起，無人能夠阻止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底到來，東印度羣島在反戰的世界戰綫上還是最弱的一環。但是勞働大衆與前進的知識份子已開始組織起來，為東印度羣衆從荷蘭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而鬥爭。(完)

## 有閑婦女的職業問題

佐渡愛三著 「讀書」本年八月號

本文，原名「有閑婦人之職業是非論」。雖然很簡短，但見解却頗精闢。所以特地翻譯出來，做為我國研究婦女職業問題的人們之參考。

現在正盛傳着日本資本主義，又到好景氣時期了，但一

般就職問題，就職困難問題絲毫未曾被給與何等解決之曙光。依內閣統計局與日本銀行，三菱銀行等一般資本家方面之統計，則像是比較二三年來，表示着若干之就職率的增加。但在這些不完全的統計上——表示着相當龐大的比率，而在那上面，把因大資本家之壓迫而不得已正在走向縮少倒塌的小商工業經營除外了。——很不容易窺測國內之就職，失業的全貌，只不過是在資本主義自身以救濟為必要的圈內——從而能夠實施着救濟更生的商工業經營——之全部與附隨着牠的部分，主要表現於這些統計上罷了。

因而，這些統計所表示的，不是表示國內就職率之全般，寧是爲了資本家的政策極合適的那樣，被歪曲，被偏斜了的東西，這是很明顯的。然而統計之欺騙，不僅是這樣。因爲即就被置於半失業情態的勞動者及一般勞動者多數存在的這一事實而言，統計也未嘗說到。這是把被制約於每月平均僅僅一個勤勞者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收入之勞動者，也看做完全的就職者的緣故。失業之氾濫與就職困難之深刻化，使這種半失業或半就業者之增加，成爲必然的事實，而這種事實之直接關聯着就業勞動者之工資低下的問題，實爲不容忽視的事實。這樣，在把多數的勤勞者，置於半失業的情態上之每一家的收入減少，及由於這些半失業——他們也是準失業。而這些準失業，常是等待着要攫着完全就職的機會——和從本來的失業者之增大，而發生的一般勤勞者之工資降低的每一家之收入減少等，這些事情之直接影響，能夠成爲助長一般勤勞者階級的生計之更加困難的重要原因之一。婦人及兒童之就業，是像這樣的一般勤勞者之家庭的收入減少，成爲其主要的原動力的。而元來工資和纖維產業

之急速的發展成爲特徵了的日本的情勢，自始即開始着婦人和兒童之使用，而隨着最近的商業經營之青年婦人的大量採用——不待說，採用最多，是在資本主義自身，發展停止的時候——婦人就職之戰線，也達於飽和的情態。但是由於工資的差異，婦人的柔順，就職年限的限定等理由，而和男子勞動者之替換，及離開職業的婦人勞動者之補充，是很頻繁的，在這一點上，婦人之就職比男子之就職，稍稍殘留着餘裕。

## (二)

以下，我將離開一般勤勞者和就職問題——而進到所要討論的有閑婦人之就職問題。但前節所曾述的屬於一般勞動階級的婦人之就職的理由和一切的有閑婦人之就職的原因，不可不加以區別。自然，即在後者的場合，也不能說其動機和原因，是什麼單一的東西。例如爲了逃出封建的家庭之重壓而志在獨立的場合；以戀愛問題爲動機的獨立計劃（不能夠包含於前者的）或所謂職業婦人的一種近代的虛榮心之滿足的場合，更加上最近的所謂婦人報國的法西斯主義之興奮等等，都是可舉出的動機和原因。其結果，或者子爵小姐充當月薪一元之女店員，或者伯爵夫人，開辦學校，這個，又都被登載於報紙和雜誌等，而稱其或則覺悟了「前此的有閑生活」之無益，或則嘆賞「一日的勤勞生活」之後的光明。

對於這樣的新傾向（？）我們怎樣的考察呢，這是個當前的問題。而從十年以前的有閑夫人，小姐們的態度，例如所謂「我們若就職，則使一日不勞動便一日困於麵包的勞動婦人失業，所以我們以爲停止由於個人的理由而想要勞動的這件事，是正常的」之態度，更進數步，積極的表現出來了的事情，是值得注目的。這種十年以前的婦女們之見解在，

當時的人道主義之間，的確是被稱贊為謙遜而且真摯的。但自今日看起來，則在其謙讓的欺瞞之下，隱藏着自己之懦弱，逡巡，和無氣力，這是不可掩飾的事實。今日她們踢翻這種無氣力，克服人道主義的感傷主義而勇敢地出現於職業戰線的這件事，若在資本主義的範疇內理解，則不能不說是她們的意識形態之數步進展。

說起來，她們在經濟的意味上，不以就職為必要，依然和前此是同樣的；像每日一圓那麼些微收入，不待說，連她們的奢華的生活之零用，還不夠呢！那麼她們因什麼理由，而以就職為必要呢？我想這是和一般資本主義之成熟相關聯的。

### (三)

資本主義之成熟，那在一方面也可解釋為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之發展成熟的歷史，而在成長了於多少的歪曲和複雜物之中的日本的資本主義，其自由主義的發展史，也不免迂迴曲折，其發展種種地被曲折而部分地。以種種不同的形式，不均等地表現於一切現象之中。因此，自由主義的面貌，在全體上極微弱，而且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之差別，不易明確。——我想自由主義的特徵，是以個人的自由競爭為基調，而大抵屬於個人主義的範疇，但自由主義論不是在這裏所要討論的問題。

一般，所謂婦人就職的這一事情，已被常識化；而勞動和就職乃成為獨立了的人類一分子的觀念之發達，正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契約之觀念的發展和延長。結局，在由於自由主義的立場，主張人類之平等的場合，不能不要求那種「平等的東西」之具體的表現，而成為具體化了的形態之所謂獨

立了的人類——有了職業的人類之觀念，遂發生出來。於是，所謂「勞動神聖」，所謂「時者金也」等欺瞞的格言，便被從這一觀念引申出來了；而為了明白表示正從事於該項神聖的勞動，採取着月薪和日薪，實為最明確的表示。

結局，為了立於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之基準而成為獨立的人，成為人類的一分子，首先是需要就職的。在布爾喬亞意識形態上，不管是次郎，太郎，梅子，松子，低能兒，病狂者，都可以由於是取得工資的勞動者這一事實，而被承認為一個獨立人——向社會有話可說的人類，——有閑婦人們之進而實行參加職業戰線，以嘗「勞動的甜味」，或享樂之基本理由；在此。因為那驟然看來，給與了戰勝自由競爭而突破了困難的就職戰線的人的幻影。

最初，我所曾說有閑婦女就職問題，和資本主義之成熟相關聯，是指在上說的那樣的意味下，她們從封建的意識形態，脫却了的部面；在那個範圍內，她們所到達了的意識形態，不能不承認為一個進步——在資本主義的範疇之範圍內

然而依據這一事實來決定她們是否真是獨立人和自由競爭的勝利者，還失之太早。她們富就職的時候，具備着下述種種有利的條件；(一)她們的父兄親族等之傳授和提拔等的最有力的幫助；(二)能夠受種種高等的或專門的教育；(三)薪俸多寡不成問題；(四)思想問題，即她們是對於所謂危險思想的安全地帶；而和一無憑藉的農家婦女的場合明顯地做一對照，是不可忽視的。事實上，是這樣的情態為了一種求職者而驅逐了真正為每天的麵包必須就職的婦人，

連譏笑爲人道主義的感傷主義者，都不能夠。

一般說來，婦人們獨立而要參加社會的勞動之觀念，在今日，已是一個被常識化了的觀念；那是資本主義之成熟，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之完成的結果之社會的表現，而無論如何那是屬於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範疇，和真正的爲了經濟的嚴重壓迫，不得已而勞動的婦人之就職，自然是異

其範疇的。因此，這些婦人們若以所謂「勞動是神聖」或「勞動的苦勞是光明」等而自鳴得意，則簡直是使人笑破肚子的事情。要之，不過是太太，小姐們的娛樂，自己安慰，不甘退屈罷了。和戀愛遊戲，麻雀賭博比較起來，則是超過幾等的進步。這樣的結論，是可以以下的，但決不真是什麼獨立人，自由競爭的勝利者。

## 今日的軍火貿易競爭

胡廣年

本文譯自美國「The Living Age」雜誌七月號之「The arms Race of Today」原文係載于倫敦勞工每日新聞「Daily Herald」

強大的軍備競爭，現在將近於極端。這種軍備的競爭，已經猛進二三年之久。國際間幾個製造軍械的大王，公開的營造，不顧一切，祇是唯利是圖。在這幾個大王間，英國是首屈一指的。在英國特別子人以死的恐怖的毒瓦斯已經製造得盡美盡善。新式的槍也秘密的在製成功了。有些個工廠特別招募了成千成萬的工人和股份——尤其是以飛機製造廠最爲活躍。在一年以前，好克爾（Hawker）工廠的股票，僅值十一先令六便士。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提高到二十二先令六便士。斐利航空股票在一年之中由二十一先令六便士，漲到三十三先令一個半便士。僅在雪菲爾得工廠裏所製造的飛機上用鋼底產量即爲戰前所末聞。此外在別的中心地，也有同

等的活躍。而且英國的各軍械工廠，更不惜重資雇備經理人周遊歐洲，南美，近東和遠東從事販賣殺人的利器。

雪菲爾得工廠的活躍是可以做各工廠的代表。一個在雪菲爾得城最出名的人，曾經作好幾個月的調查工作。它對每日新聞社說：「我曾經到一些工廠裡參觀，並且和好多個工廠的傭工談話。這很顯明的指示給我們所有大的工廠全都集中製造海陸空軍的軍械。自從在藍色印品上引用秘密標識以來——這種秘密標識代表訂購軍械的某某政府或某某部——工人們不曉得它們是爲誰工作。可是工人數目的增加，訂購軍械的突增，和出產量的激增是不容隱諱的。而且造飛機用的鋼的產量之大，使製鋼工人不相信，這大量的鋼是專爲本國用的。」

這種軍械製造業輸出的情勢是非常的嚴重。他變成了英國政府的重大問題。其中問題之一博得下議院熱辯的是：當西萊博士做波利維亞總統時，曾向英國 Messrs Vickers-Armstrong 工廠借一項款，而以這項款向英國購買戰爭用品爲條件。國聯發表，當各國代表在國聯理事會集議解決波利維亞和巴拉圭紛爭時，英國政府發給輸出南美一千八百萬發彈藥的特許狀。在其後四個月期間，由英國運往波利維亞一百一十架機關槍，同時運往巴拉圭五百萬來福槍彈。差不多每一個歐洲的軍械工廠都派代表住在波巴兩交戰國的國都，從事競賣軍火。這樣賣給交戰國兩造軍火的舉動，原是軍火販賣業的老把戲。

最後在兩年前暴露的，而由官方承認的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前三個月，由英國運往日本二百四十尊野砲和機關槍，附帶六百萬機關槍彈。同時中國也接到二十五架機關槍五十萬零五千機關槍彈，五百萬來福槍彈和多量的無烟彈藥。此外 H. N. T. 也賣給兩方面軍火，得利加倍。

## 二

英國對軍用飛機的貿易，也很可觀。世界上主要的國家都向英國購買軍用飛機。今年各國訂購戰鬥機，爆炸機，和強動力的飛行機器的，共計價值好幾百萬金鎊。

英國以出產最高效率的戰鬥機和最可怖的轟炸機著名，在英國大的軍用工廠中，只少有三個是專從事製造外國訂購的飛機，每一個訂單價值都是十萬金鎊起碼。

比利時在過去的兩年中，買了三千二百萬金鎊的戰鬥機，機器，和材料。現在由斐利航空公司比利時國都不魯舍拉附近，建設一個強力戰鬥機工廠。而這猶以爲未足，比利

時更向英國訂了三十六架 Rolls Royce Kestrel 機——這是英國自己用作防衛戰的單位。

芬蘭由達格司工廠購買了些每小時飛二百英里的戰鬥機。奧國的一張購買水陸兩用的飛機訂單，值三十四萬五千金鎊。南北洲政府訂購二十四架戰鬥機。葡萄牙和丹麥也向好克爾工廠購買軍用飛機，同時新西蘭也向英國訂購攜帶地雷的飛機。

英國不僅是在飛機製造上或貿易上達到最高速度的進展，而且英國各地的平民都有訓練毒瓦斯的組織——，演放可怖的毒瓦斯。一位毒瓦斯專家，布來克墨爾向倫敦的英國紅十字會說：「世界上出色的化學家，都從事殊死的競爭，發現一種毒瓦斯可以使人們失去他們的均衡的知覺，以至於他們不曉得還是用手走路，抑是用腳走路。他說假使他們能夠發現一種毒瓦斯可以毀壞人耳的功能，——耳不是主聽的而是主持我們的均衡的——他們可以使着他們的敵人，完全聽他們指揮。」

這樣可以使我們全部防衛工作歸於烏有。」布來克墨爾告訴每日新聞社說這些個毒瓦斯化學家，都想盡方法在造成這種毀壞聽覺的功能的毒瓦斯。

## 三

哈德費爾在幾個禮拜前說：「新造出的一噸重砲彈現在英國海軍裏已經大量的增加了，而且在一些國度裏已經獲得專賣權。這種砲彈射在新式硬面鐵甲板上，可以穿一個孔，而鐵甲板不壞，並且當穿過鐵甲板後，尚可以保持足以遠遠九英里的速率。」它說這種砲彈是世界上最有效力的。

在美國方面，據智利報紙說，當恰口戰爭時，美國獲得



莫大的利益。美國運給波利維亞好多架克爾提斯式飛機，大量的克爾得式機關槍，溫奇斯特式軍火，軍服和飛機上用的炸彈。智利報紙上並且說，英法和其他歐洲軍械工廠都向交戰國供給了大量的戰爭上的軍需材料。英國供給波利維亞軍隊的新式軍械，包含野砲，機關槍，來福槍，軍服和八萬軍隊的軍裝。英國的軍需工廠的集團對於兩方交戰團體都供給了大批軍火。據美國華府商務部統計，波利維亞在去年一年購買美國飛機和飛機附帶材料，價值五萬金鎊。供給秘魯的價值七萬金鎊。同時在巴拉圭背後的阿根廷，在去年買的美國飛機，值十四萬金鎊。

土耳其的海，陸，空軍的軍械，和一切軍需品全須由外國輸入。捷克，法國，蘇俄和意大利統是供給土耳其軍火的國家。捷克的斯克達廠——近來增加股份並特別雇用多數工人——賣給土耳其大量的野砲，機關槍，和小的軍械。最近有一隻航輪運送由捷克造的二十四尊砲九百箱軍火到土耳其去。幾年前改組的土耳其陸軍全靠法國和捷克供給來福槍械。

英國的兵器工廠，賣給土耳其高射砲和水上飛機。土耳其的飛機大部分由法國，荷蘭，和意大利供給。土耳其的海軍最近幾年來已竟從事充實，驅逐艦，和潛水艇係購自意大利和荷蘭。現在土耳其計劃買十幾隻潛水艇，它這種交易大概是屬於法國的。

瑞士的社會黨機關報，經過非公式的調查以後，責難瑞士聯邦行政院破壞凡爾賽條約賣給德國軍械，彈藥，和一切軍需材料。該報佈露好多聯邦議員和各邦議員都是軍械工廠的主要股東。

去年瑞士輸出的軍械值二十三萬金鎊，軍需品值十三萬金鎊以上。據說蘇萊業工廠完全受杜賽道夫廠的統制，除却用官方統計發表運往德國的大量軍火以外，還有大批軍火由私人運輸公司秘密運往德國，該報聲稱瑞士的軍火貿易由聯邦議院的議員直接從中取利，實是一種恥辱。

在去年常法國航空旅行公司的醜聞暴露了的時候，曾經洩露出一種消息，事實是法國首屈一指的工廠格諾梅龍，經法國航空部長的默許，接受德國漢薩航空公司的訂購發動機的訂約。另外一個報紙攻擊勞沙爾公司。該公司的巴黎經理人是律西林，——薩爾鋼鐵大王，國社黨魁海爾門律西林的姪兒——在幾天以後就被辭退了。

勞沙爾是一個鋼鐵貿易公司，他販賣勞蘭和薩爾地方的鋼鐵。在這公司裏鋼鐵委員會委員是和律西林以及魯爾鋼鐵大王聯合得利的。律西林以前在十萬薩爾居民的大會上演講，聲明它自己是法國不共戴天的仇人。

薩爾地方新聞紙暴露勞沙爾公司的主要交易，是在巴黎賣給法國海軍鐵甲板賣給法國陸軍鐵筋三合土，用作建築東方國防綫的堡壘。這些堡壘已竟存在多年，向後還可存在一些年月，牠們是法國軍需工業的金窟。

在法國東部省分裏，曾經葬送了幾千百萬的法郎，雖然許多的軍事專家抗議說這種堡壘在以飛機為主體的現代戰爭中，價值是很微末的。但是法國的報紙，普通都不接受這種論調，而仍熱中於新的堡壘。

駐柏林的法國大使龐賽老早就贊成德國的軍備特許權。它曾經是鋼鐵委員會的領袖人物，而並且是最接近德法鋼鐵大王的。

此外佈露出來的消息是：奧國法西斯蒂黨的內衛團接受施耐德克律壽和文德爾的補助金，它們是持有司提連和阿爾品兩個公司的大多數股份的。施耐德設立許多屬於，法國學

院的精神科學和政治科學的研究所。法國的飛機和飛機機器工廠，都將專賣權賣給德國工廠。

(完)

## 二次戰爭——歐洲或亞洲？

劉雋譯

(原文載於太平洋國交會出版之 Pacific Affairs 卷七，第一期原作者為 A. J. Tynbee)

對付像本文這樣的一個優美的題目，作者最好預先聲明一句，他本人是一個非官方的，不負責任的私人觀察者。他把偶然所看到的介紹給讀者，文中的意見純粹是他自己的意見。不管這個立場似乎近於大英帝國政府或近於大多數研究太平洋事務的英國學者，作者都是出於無意的。他在本文中不敢敘述的，除他自己的意見以外，決不受人的委托。他希望把這個預先說清楚，其意在使他可以自由的發表意見，不致感到任何外交上隨意考慮的束縛。——作者

現今世界上最少危險的居住地帶是什麼地方？這個問題，當1933年九月，英國召集澳洲，加拿大，印度，紐西蘭，南非洲，以及大英帝國各地的代表團，在托蘭托 (Toronto) 所開的一個非官方的不列顛國民關係會議的時候，(British Commonwealth Relations Conference) 已經一再的提及過。在這個會議中，加拿大人相信他們所處的地位是少有不順利的。他們還很明白的想到加拿大上議院議員 Dandurand 有一次在日內瓦所發表的驚人的明快的比喻：『我們住在一個耐火的房屋裏，離歐洲的大火很遠。』他們給一切從英帝國各邦來的歐亞，非各洲以及南洋羣島的同僚一個印象

加拿大是一個北美洲的國家。他們的論調是說他們還有一個大鄰邦要會重；照過去的記錄，他們曾用盡理智來維持加拿大與美國的關係，使兩國永是保持友好關係，不發生齟齬，他們辯論說，如果他們之充分依靠維持加拿大與美國，和與英帝國的友好關係的思想，是不錯的，那末他們就可以認為加拿大的國際地位是完全的安定。

在這個加拿大的論調中，首先兩點是無可挑剔的，但是最後一點，從大英帝國各邦看來，至少有一員是要起來辯論的。

英國的觀察家對加拿大同僚說：『姑且假定加拿大是一個北美洲的國家，而她又能夠排除她與她的大鄰邦——美國——衝突的一切可能性的顧慮。但是真會讓加拿大從國際糾紛的可能中，享受上議院議員 Dandurand 為她所要求的完全的特權嗎？你們加拿大人對於大不列顛的接近歐洲大陸，搖你們的頭。你們指出——而我們不能辯駁——自從發明飛機以來，大不列顛已不復是戰略上的島，因此也不再能在政治上，從歐洲孤立，她已經被如同空氣一般輕，而又恰似鋼一般堅硬的鏈環，把她同歐洲大陸緊接起來；你們不必指示我

們，我們也知道，大陸的歐洲各國之於我們，比較美國之於你們加拿大人，更是危險的鄰邦。」「同樣的，」這位英國觀察家又繼續說：「就我自己而言，我確覺得與你們加拿大人相較，雖然我自己的家，適在英格蘭東岸三十哩以內，我還是在住一個平安的地方。因為縱然在北海（North Sea）和海峽（The Channel）有一個海岸，或者是不大安適，然而在我的心中比較在太平洋有一個海岸，仍算安適；那才是你們加拿大人和美國紐西蘭，以及澳大利共有的一種痛苦，和一種危險。就比較安全這一點而論，我謝謝我們英國的幸運，我所打開窗扉透光明的地方是歐洲，而不是太平洋。在孤獨的神仙世界上，危險的海洋泡沫上，我們的窗扉開處，沒有關顧我的！我寧願一個安靜的海洋，在這裡過去是一個凸出戰爭的舞台，（The scene of the Battle of Jutland）但一定不是下次海軍大衝突的舞台，如果那個禍災會發生的話。」

現在，關於第一個意思，這位英國人所謂歐洲與太平洋的比較危險的論調，從北美洲的讀者看來，似乎是一個苛刻的說辭；加拿大人會以為是一個障礙物，美國人會以為是愚惡行為，這是可能的事。另一方面澳洲人和紐西蘭人或者更會準備採納英國人的觀點。但是他的北美洲評論家，則謂英國抱那種觀點的解釋者，必須向他自己去陳說。

這些北美評論家必定能對英國人的辯論，加以不能辯駁的回答。

「爲什麼太平洋是危險的區域，」他們可以說：「所謂危險區的意義，是否指在第一等國際衝突中，未來的決鬥場之謂？請看太平洋上大陸亞洲沿岸的局勢。在亞洲大陸的中

國和俄國已受日本的處置。日本征服了滿州，由日本海看過去，將俄國沿海省，從俄國本部截斷，由烏拉（Urals）以西的俄國人口和工業中心區隔開至數千哩之遠，俄國在滿州鄰近的領土上，想要對日本進攻，似乎未必能夠比中國作更有效的抵抗。除非得到歐美二洲的助力，中國既不能抵抗日本，俄國亦決不能保存他自己反抗日本侵略的地位；由於一九二二年九月所發生的事件中，已經弄明白了的一樁事情，就是——條約或無條約，契約或無契約——在美洲或在歐洲，沒有一個強國願意干預他人的事，從日本的紅火中拿出中國或俄國的栗子，而自蒙灼手之禍。所以在滿州或在海參崴決不會有世界戰爭。即令日本做了妨碍美國或英國利益的不思議的蠢事，霸佔了——譬如以非利濱或香港，或上海租界爲例——彼時真正會有世界戰爭麼？是不是華盛頓條約的條款，將太平洋三大主要海軍國的衝突化爲全然不可能？這些條約，從容的讓日本，實際上變成遠東海洋上的完全的主人翁，阻止美國和英國建立足以使他們各自的艦隊達到顯著的距離以內的海軍根據地——不僅是日本的根據地，而且凡是在日本海軍指揮之下的遠東海洋中的英美海島領土上的根據地的。無疑的，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在華盛頓有一個紳士條約，這個關於英語國家方面的可驚的戰略上的允許，就是日本在九國條約中關於中國問題簽字的補償。但是現在的事實，是日本既已食言，違犯了自制的條例，因此也喪失了華盛頓協定授予她戰略上的利益。這是一個困難事實，即使日本會霸佔英語國家在遠東的海島領土，做出激怒她們的蠢事，要她們採用對日本的海軍制裁，在事實上是不可可能。」

但是日本究竟爲什麼要做出那樣的蠢事？因爲她沒有直

接激怒美國或英帝國的必要，隨時她都能夠擁有亞洲大陸東半部的全部。俄國以及中國在遠東的承繼物由她處分。她爲什麼要爲得幾個小島的原故，放肆的去與其他更可懼的強國招惹糾紛呢！

「不然」我們北美評論家可以總括起來說：「我們不能承認你們的太平洋危險迫切說。還是你們爲得要，轉移我們對你們英國人從歐洲大陸那方面顯露出來的很具體的，很緊張的危險的注意，而幻想的一個妖怪。」

然而，這並不是辯論的最後爭論。舉例來說，爲什麼日本當中國和西伯利亞，在亞洲這枝樹上，稍有震動，即可以達到屈服於她膝下的時候，而她還要如此瘋狂的向英語國家來挑戰？這個問題是一個可以很適當的，引用另外一個恰相類似的瘋狂的大軍國主義國家最近的事例來回答的問題。上次大戰，究竟德國爲什麼起先不在西部築防禦，趕在1918年樹葉落下以前，令俄國跪下，使巴耳幹及土耳其入其彀中，反而一定要侵略比利時，發軔潛水艇的戰鬪，以致首先引起法國，然後英國，最後美國來參加反德的戰線？更有甚於此者，如果當時德國祇要全然抑制任何前線官戰，她必定不僅僅可以征服俄國，巴爾幹，及土耳其，而且可以在以後的數十年中間，用德國工業和德國文化的和平的浸透，來征服世界的大部。然而1918年德國的軍國主義統治者，對於這些光明的方面棄置不顧，而一意進行逐一的向各列強惹起武裝的衝突，直至反德集團獲得充分的優勝的軍勢，使德國慘敗。這個德國的前車之鑑，指示出軍國主義和政治常識是矛盾的意識。如果這是事實，那末，自然凡假定軍國主義者會像有理智的人一樣的行動，實際上就是假定你們軍國主義者在

行動的過程中恰恰相反。倘若這個德國的例子有幾分相類似，那末凡以日本向英語國家攻擊是瘋狂的表示，並不是擔保瘋狂行動不會發生可靠的保證。況且在某種環境之下實行自殺，是一個日本民族傳統的習慣；如果整個兒的國家發生這種狀況，全民族的自殺（A national act of harakiri）對於日本並非不可能的。

一種民族自殺的形式，對於日本現在的統治者，似乎是救他們於驚懼的困難的唯一遺留的方法；由這種意識所產生出來的局勢，實在是不難想像的。日本現在所處的困苦的狀況的重要事實，似乎就是佔日本人民大多數的農民，在經濟上將要斷氣。1932年九月日本發生革命運動的原動力就是農民的拚命。日本軍閥以擔任救濟農民之責自負，他們告訴農民祇要征服了滿洲，農民便可享受治世之樂。現在允許成爲空想，因爲從日本擁擠的產稻地，向滿洲鄰域大空地地方，任何可估計的移民，是沒有可能。日本移住滿洲的農民，遭遇兩個可怕的障礙，而且都是無法制服的，日本的移民，受不了滿洲寒冷的氣候，又不能與二千八百萬由山東，直隸，河南移來的中國人競爭。這些中國人既能完全適宜於那種氣候，同時無論在任何環境之下，能夠像日本人在加利福尼亞州，或澳洲人在捆斯蘭地 Queensland，抗拒美國人一樣的，抵抗日本人。滿洲之於日本人，除供奉幾十萬黑衣服制的職務外，實質上是別無所貢獻的了。——然則這對於千百萬備着尋找社會和經濟的出路的日本青年，又有什麼作用呢？

自從1932年向着日本老虎已經跳進的方面，澳洲和紐西蘭公開的表示了一種憤世嫉俗的滿足，這些事實在那二地似乎未曾感覺到。這些英籍的南洋羣島人說：「謝天謝地，日本

老虎已不向南方而向北方撲去了。當她已經用中國人的血止渴的時候，她決不會覬覦我們的血了。」好了，或者如此，但據通常的觀察，這隻老虎祇要一次嘗試了血的滋味，便像嘗到了酒精味的嗜酒的人一樣，她會發狂而欲殺人，對於一隻野獸，如果他的第一個捕獲物，竟成爲一東不能滿足他食慾的皮骨，他的食慾既已增進，而又未滿足，一旦在河流對過，發現了多汁液的生動物體，無疑的會使他垂涎三尺。我們相信在太平洋上我們目擊的一齣戲劇是一齣獨幕劇，而日本征服滿州的完成便是這齣戲劇的終結，這是很可慰藉之事。不幸這齣戲劇會繼續表演下去，而這些戲劇會在更寬闊的臺上，用更多的演員，表演到悲慘的結局，這似乎是可能的事。

常有注定日本與太平洋英語民族的戰爭爲無稽之談的，其理由蓋謂日本軍閥，縱然如何的激怒於人，要別人出而干涉是真不可能，譬如以美國爲例，美國將遣派艦隊到太平洋西部來報復日本，使非利濱再得解放，不致由日本所佔領，這是全然不可能的事。的確，美國艦隊是既不能在距離根據地如此寬闊的洋面作戰，又不能冒險進到與敵人海軍大本營接近的敵人洋面。但是美國國民決不會因爲這個原因，便甘心忍受日本武力的無情面的打擊，而以打右頰授以左頰的寬恕的態度答之。外國觀察家，觀察美國人性情印像最深的，就是美國公共意見的單軌工作 (Singletrack working)。就民族而言，美國人似乎喜歡專心用非常的程度在一個時間，做一個事務，但是當他們做事的時候，他們往往以全力幹去；而又易於突然淹沒或變換他們的注意和興趣。這便是一個外國軍閥常常不瞭解美國民族性的情形。他給美國以針刺，而

未惹起仇視的反動，他用刀刺入她的肉中，而她似乎仍未留意到她正在被人攻擊着；但是當他開始得意地圍繞她的傷口動刀的時候，他的被害者必會突然起來撕他，這是1915年到1917年德國軍國主義者對付美國的歷史的重演。日本軍國主義者也許會迂腐的再鑄成這個德國的政治大錯誤，這是十分可以想像得到的。

日本以爲美國人民現在困於經濟危機，專心注意內部的問題，不暇他顧，所以她便敢於一步邁進一步的來刺戳這個外表無感覺似的美國巨大海獸的皮膚，及至有一天，他們忽然會觸怒這隻有生氣的驚醒的巨大海獸。一位外國觀察家能容易猜測日美關係的情勢，世界人士起初便以美國對日本的自由行動毫不理會爲奇怪，終則又會看見美國突然變爲除日本的激怒外，對世界的一切都不重視而驚駭。

現在一旦日本盡量激怒美國人民，至於使他們激動公憤，集中注意，乃至於團結力量，集全力於奪回日本已經奪去的一切，那末凡深諳美國國民性的猛烈，心機的巧妙的一般人，沒有會相信美國將在激怒之下罷休的，或相信美國因爲深知自己的海軍勢力不能橫過太平洋反攻日本，而任憑日本橫行，不圖報復。顯然的在那種環境之下，美國人民會往全力於企圖尋求使日本屈服的旁的途徑和方法，而將選擇的某一反攻的方法，並不難於先知。例如美國以日本的最大主顧的資格，她能有效的進行反日的經濟戰爭；因爲日本特別依賴國外市場，及外國原料的供給，所以她在世界上，除英國以外，較任何同時代的國家，都畏懼長距離的封鎖或禁止通商。

美國指揮反日所把握着的經濟武器，是使日本害怕的。

但是要單獨用這個武器來使日本屈服，還是一個遲緩的方法。外表的觀察者，似乎以為美國人民為一種躁急的民族，無疑的必會借空中武力來增補封鎖之不及。因為美國艦隊在事實上不能從大陸美洲的太平洋海岸的根據地，或從夏威夷島的根據地，攻擊日本，但她不待查勘，必能環繞太平洋北岸，以亞拉斯加（Alaska）的領土最前面為根據地，從空中去攻擊敵人。日美戰爭，依照這個原理，多半在這處地帶，全發生幾次決戰；從這裏所以便要提及英國觀察家關於加拿大的幻想安全的犬儒主義了。

假使美國取道亞拉斯加向日本作空軍攻擊，是可以想像的，或者日本將會企圖先佔領亞拉斯加沿岸，於是從大陸美洲直接進入亞拉斯加，必成為美國參謀本部的第一重要戰略上的必要。從這個考慮，會引起那截斷美國本部與亞拉斯加的加拿大的「波蘭走廊」（Polish Corridor）即俗所謂英屬哥倫布（British Columbia）的問題。在日美戰爭中，加拿大還是請美國的海陸空軍進駐該地，代為防守呢？還是眼着這個統治領土以內的遙遠的省區，被日本帝國，閃避美國從東北空中襲擊的攻守動作所威嚇呢？加拿大政府遇到這兩個任擇其一的途徑時，必然的須要採行一端的，這種意見，當然是不合加拿大人的心理；他們將打斷那種加拿大在日美戰爭中，命中注定做1914年歐戰中的比利時的純幻想的念頭，同樣一位英國觀察家無論如何又會堅決地感覺得他的家住在 Yorkshire，比較住在 Vancouver，更為妥適。

（Vancouver 是英國退職的海陸軍官或文官常愛住的地方）而且這位同一的英國觀察家留意了，縱當加拿大人在詳論他國家的特別安全的時候，如果英國人突然地請教他在日美

戰爭時加拿大的態度和地位如何；加拿大人差不多會毫不慎言的始終如一的回答說，他們將用雙足一齊跳到美國那邊去。

就任何情形而論，無論加拿大幹與不幹，日美戰爭的最後結局是沒有疑問的。那個戰爭將為一個 Punic War，以美國扮演羅馬，而以日本扮演迦太基（Carthage）。結局是後者交戰國的滅絕。但是如果這比喻是相類似的話，就美國而言，日本的毀滅，非但不是這件故事的結束，反而是歷史新頁的開端。

當羅馬在三次征討迦太基的充滿着破壞擴張和蹂躪的戰爭最後的一戰，終於毀滅了迦太基的時候，勝利者未即放棄職責。因為在 Punic War 其規模以及日漸擴大的劇烈的程度，彼時全部文明世界，在這兩個偉大戰鬥者的恐怖賭博中，都變成孤注一擲的賭物。在迦太基未從地圖上抹去以前，羅馬早已變成羅馬帝國了。現在在日美兩國的 Punic War 中，一切其他環繞太平洋的國家，在這個鬥爭的終結，恐怕都會左袒美國，這是可以確定的。第一，凡有海岸在太平洋的英語國家，不僅是加拿大，即如新西蘭，澳洲，也會在戰爭中變成美國的聯盟。所以他們將不再屬於英帝國，而在事實上，如果不是法律上，變為美國政治上的衛星。其次中國和俄國不僅將如前所述，同大英帝國統治領土一樣，變成與勝利有利關係的賭物，而且將是戰爭的主要區域。美國攻日最有效的戰爭方法之一，即武裝和組織中國人，供給俄國的武器，幫助他們將日本以前用武力奪去他們的省區，城市，海口，以及鐵路等奪回。美國在生死鬥爭方酣之際，既已負責幫助這兩國，她必不會像羅馬在 Punic War 以後，從

非洲和西班牙退回一樣的，再有撤退的可能了。一個勝利者未能離開最後戰爭的戰場，致再變為一個政治和軍事的真空。

總而言之，日美兩國間的一度生死鬥爭，將使美國在太平洋沿岸一切國家中，握得不能取消的霸權，而這些國家約佔世界人類居住的三分之二。其實這個世界距離解決我們目前國際無政府狀態的羅馬式的方法還遠的很。這個羅馬式的解決方法，就是用殘酷的武力來統一這無理的不合作的世界。強暴解決方法的結局，見於古代的事例，告訴我們這種方法是演進的文化的破壞為代價的。

自然對此問題，還有另的可能的解決方法。世界統一，可以不循着革命的方法，而循着進化的途徑，利用今日世界政治地圖上呈現着，顏色的六七個完全自治的國家的自願合作，來達到這個目的。或連續戰爭的用武力統一世界，或自願合作的和平統一世界，二法之中，後者是適當的方法。作者相信這是我們當前實在的選擇。

如果這個論調是正確的，那末很明顯的，為得我們的文化的將來，我們到底從事兩個統一世界方法中的那一個？這個選擇是極有關係的，因為走暴力的路，就等於走毀滅社會的路。

這條路美國既不願意走，日本按理說，也不一定希望走，就是環繞太平洋各弱小的英語國家也未見得樂意，自然英帝國的人民更不會希望了。但是以被動的天真的態度對付自殺的熱情，這是不夠用的。如果我們要得救，我們必須採積極的步驟來抑制自己的互用暴力。英語民族可採行的適用而有效的方法，就是重行開放日本對外貿易的市場，給擁擠的

日本民族一個生存的空間。日本現今的人口，每年淨增約九十萬人，而這些加添的食口，必須供養。假若阻止日本獲得糧食的供給，不讓她用擴充輸出貿易，來增加她的購買國外食料的能力的文明方法，那末日本就祇有一個拚命的出路了。

在經濟的國家主義所控制的世界，一個國家只有在自己的本國的國旗掩蓋之下的地方，才有市場和原料供給的門路。一個人口過多的國家，惟一的憑藉，就是用武力從她的鄰邦攫奪領土。這根本就是日本對滿洲的政策解釋；因為滿洲的佔領（照前述的理由）決不能解決日本本國的問題，她的拚命侵略的行爲，必將繼續轉向別的方面，除非其餘世界各國準時的貢獻日本解救急難的合理的補救方法。

這個補救方法，純全在英語民族的掌握中；但是除非他們確實要從事補救，就作者個人而言，他要感激的是他已有希特拉做他的比鄰，而不住在 Queensland, California, British Columbia, 或許多旁的水平線下接近日本的天堂式的海岸了。